三三〇：會好麻煩

現代江湖書錄之五

阿法　由長歌

汪國昌問如何控制，阿七曰：「這一點你不必理會，總而言之，我決不會對他不利，但如果你同我之間有不履行諾言之事，咁你會好麻煩，海倫就更麻煩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王生，你究竟想我點唔？」

阿七曰：「我會控制你，令你有法子擺脫，盡公仔當然不必盡出賜喇！」

汪國昌曰：「唔得，王生，你無論如何要講明至唔，否則又點傾得埋呢？」

阿七曰：「敢就單數喇，我有強迫你。就當我有講過，來喇，飲茶喇！」

師姐容忙曰：「唔好喇，昌哥，既然王生話不會對我不利，我地應該信佢。」

汪國昌曰：「唔得，海倫，我不應承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如果我自己應承呢？」

汪國昌諒大雙眼，曰：「吓？爲乜咁傻，你點知王生點控制你，或者佢揸住你做一些你不願意做之事呢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昌哥，我信得佢唔會。」

汪國昌曰：「千祈唔好，我情願死，都不會受你同王生恩惠。」

阿七冷冷一笑，曰：「汪兄，你氣脈受阻，發作之時D味道應該好難抵嘅！」

汪國昌曰：「王生，我決不會畀我女朋友去做一些不知頭不知尾D事。」

阿七曰：「好喇，你考慮兩日再答覆我，如果應承，我地兩利，省大歡喜，以後拍硬檔搵錢，不應承，拉倒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王生，你畀我地面量下先。」

當晚，師姐容叫阿七去佢香閨過夜，阿七去到之時，師姐容已經準備就緒，問何以咁夜。

阿七曰：「同阿周哥搞單嘢，另外，大鷄六又話越來越難抵，每過一法之後，佢一定要阿周去屋企等佢，同佢止痕。」

風言蜂語

各有所求

百歲人瑞竟晾衫「墮樓」喪生。

仍然有人希望長命百歲。

的確稱王

狗展中狗王日食肉六磅。

很多家庭也無能爲力。

時冷時熱

近年癌疾案增加。

其實不少行業也如此。

心開

二八：取消計劃

陳勇託寓分，問道：「你早已答應和我合作，去取崔大鵬的牛頭標本的，爲什麼忽然又變了主意？」

蘇超道：「我認爲這樣做是不很好的，我不願做犯法的事。」

陳勇說道：「但崔大鵬已去了歐洲，你只不過把牛頭除了下來，用繩子從窗口吊落後巷，這麼簡單而已，只不過是舉手之勞，便可得五萬元，我說過給你五萬元，不會不給你的。我收了錢，然後再明白原因了！我明白！」

蘇超道：「你明白什麼呢？」

陳勇道：「有句說話，相金先惠顧外留，因爲，崔大鵬把他家的門匙交給我，如果他家失去了什麼東西，最大嫌疑便是我了，豈不是對不起朋友？我不能監守自盜。不過，你要取他的牛頭標本的事，我答應守秘密，不會對任何人說的。陳兄，我以爲，你還是打消你這個計劃吧！」

陳勇想了想，哈哈笑道：「也好，我便不去偷那牛頭便是，其實我也做了，還不是掛在我的客廳中麼？遲早也會被崔大鵬發覺的。蘇兄，我的計劃，便取消算了，今天晚上你有空嗎？我們一同吃晚飯吧！」

蘇超忙阻止他說道：「不用開支票了，很對不起，我不能和你合作，這是有原因的。」

陳勇取出支票簿，要寫支票，蘇超忙阻止他說道：「不用開支票了，很對不起，我不能和你合作，這是有原因的。」

怪球星

蝎子1号搜索船空事故

文·沙骆　畫·一格　翻譯

（八二）司馬登問道：「博士，爲什麼不可能與加諾嘉坐下談判？」

沙羅博士道：「加諾嘉會提議做，你一意孤行，我們會阻止的。」

（八三）司馬登道：「攪食的問題有辦法解決的，用不着把這星球的九成人類消滅，我們反對你這樣做，我們會阻止的。」

「蘇沙羅博士道：「船長，這是我們星球的內政，你的意見恕難接納，你回去吧！」司馬登船長與雅打星、蘇之古，只有走回飛船。

（八四）他們走到飛船旁邊時，便發覺不對，因爲這時有十條機械飛龍，竟然移動過來，把他們的飛船包圍。雅打星道：「博士的聲音傳過來說道：「司馬登船長，很對不起，你們被扣留了，待我完成我的計劃後，便會釋放你們！」

蘇秦

二九九：在一條船上

坐在輪船的餐位上，文霞吃火腿蛋三文治，喝咖啡。我却一杯咖啡在手。船，在維多利海峽航行着。望着她幽幽吃早餐的神態，我感慨，負疚之情油然而生——兩個與雅異夫婦梁國棟、伍惠玲，分別有過戀繞不清關係的初戀舊侶，到如今，却差不多有相同遭遇！兩人都在熱戀高潮裏悄悄退下。

現時，我們在一條船上。我是希冀回歸離島老家，在海灣的浪濤海風清洗下懷裏，在海灣的思緒冷靜清明，去應付今後的製片廠較吃重的工作。文霞呢？她是逃避馬波的約會，不想和他陷於不正常的愛情沼澤裏。她不受那人，她是利用他演完一場戲，把上司推回伍家。

籠裏外

幸海

心，把他推回伍家。想不到產生副作用——破壞你和惠玲的好事！」

「別說這樣令我愧疚的話！」我說，飲着咖啡。

「愧疚的是我！」她說：「沒有好好成全你們！知道你們愛得很投入，惠玲會向我訴說——有生以來第一次愛！她問我許多有關你的愛好，她說她將來會好好照顧你，愛你！」

「只能說我沒這福份了！」我低頭喝咖啡。

「同樣對國棟來說，我也沒這福份！他是個很有本領的電視台製作行政人材！」她說：「但我想來想去，自己的性格和他不同。」

「你反而肯和教育名流同居，做地下夫人那麼多年！」我有意無意在說。

「那個時候，我生活徬徨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做的。而那段被豢養的屈辱生涯，又促使我現目講名堂，爭正位。」

「而芬芬也刺激你放棄！」

「不錯，我知，即使以後爭得國棟，還有芬芬在中間！」

蜂蝶

二七：在一條船上

現時，我們在一條船上。我是希冀回歸離島老家，在海灣的浪濤海風清洗下懷裏，在海灣的思緒冷靜清明，去應付今後的製片廠較吃重的工作。文霞呢？她是逃避馬波的約會，不想和他陷於不正常的愛情沼澤裏。她不受那人，她是利用他演

蜂蝶

二六：伏在沙發上

葉眉兒站起來，脚步虛浮地向客廳走去。阿格伸手去扶她，她却搖搖手說：「不必扶我，我沒醉！」

阿格從廚房拿了生果盆出來，却見葉眉兒伏在沙發上，雙脚半跪着。

「喂——眉兒！你怎麼了？」阿格吃了一驚，連忙跑過去，把她扶上沙發。

葉眉兒似乎麼樣？」他關切地問。

「……」她半睜着混濁的雙眼，輕輕搖頭。「沒什麼

頭。」阿格說，「我看，還是給你一杯熱茶吧！」

她搖頭：「等一會兒吧！」

葉眉兒仍然躺在沙發上，半閉着眼睛，喘着氣，胸脯一起一伏着。

「覺得怎麼樣？」阿格又問。

「喉嚨胸口很燒，頭暈……」她低聲說。

一一八：伏在沙發上

葉眉兒站起來，脚步虛浮地向客廳走去。阿格伸手去扶她，她却搖搖手說：「不必扶我，我沒醉！」

阿格從廚房拿了生果盆出來，却見葉眉兒伏在沙發上，雙脚半跪着。

「喂——眉兒！你怎麼了？」阿格吃了一驚，連忙跑過去，把她扶上沙發。

葉眉兒似乎麼樣？」他關切地問。

「……」她半睜着混濁的雙眼，輕輕搖頭。「沒什麼

頭。」阿格說，「我看，還是給你一杯熱茶吧！」

她搖頭：「等一會兒吧！」

葉眉兒仍然躺在沙發上，半閉着眼睛，喘着氣，胸脯一起一伏着。

「覺得怎麼樣？」阿格又問。

「喉嚨胸口很燒，頭暈……」她低聲說。

絲連

懷楚

五〇〇：安排三天節目

一輪「衝鋒」，又酒又肉的，兩人吃得差不多了，李良擱下筷子問張强：

「你的意思是，不必作什麼偵查了，是嗎？你這私家偵探也做不成了。」

「我看，你安心好了。」張强答，「同時安心等你的『元配』來，好好度過『蜜月』假期吧，別胡思亂想好了，影响了情緒，就不好啦，也辜負我一番好意。」

李良不迭點頭，表示同意了。

「現在我們不妨談另一個話題吧，」張强建議道，「例如有關安排你的元配來香港旅遊時的節目問題。」

「中旅社已安排好了，不必傷神。」

「但剩下的三天呢？」張强提醒他，「這三天的自由活動時間，必須好好安排，否則浪費了就不值了。」

「你說得對，歡迎你提意見，」李良笑道，「看來你已有了計劃了？」

世外桃花

黯風：圖　友蕙女：文

三三〇：邱旅客怪來夜子前門

田邊雪梅來到香港，住在尖沙咀酒店，頭兩日便由壽田介紹的王小姐，陪同購買時裝，果然她驚異於香港之洋貨，連日本最上級的衣物，也只東京的半價。王小姐問她爲什麼不早來香港玩一趟，她後悔道：「不知當眞出乎意料的便宜！」

壽田到下午五時公司散班時才能到九龍陪伴她，見她買了不少新衣，笑她好似辦嫁妝。她歡然抱住他索吻：

「新郎都在一起住了，還辦什麼嫁妝啊！」嬌媚溫柔，令人捨她不得。壽田這天去看過由一位女職員看守的半山住宅，原意想帶她去住，繼而一想：「只有幾天，算了吧，住進來也不方便。」現在又動了念頭，可是說到嘴邊便停住了，因爲這等於有心收她作外室，事情太大，不可造次。兩個比在日本更親熱了，換上新裝，帶她去到最豪華的香港東區大酒家，約了金融貿易界兩對好友，帶着他們的女友，六個人晚飯，讓她一見香港第一流的宴客氣派，和標準的香港粵厨名菜。

田邊見這兩位青春小姐的衣着首飾比自己新買的更好，而且發現香港的上流士女，好似專爲時裝飾物而生存的，沒一個不爭奇鬥勝。她將此意，暗中告知壽田，他告訴她：「你的比她們的都好呢，不能只看外表花色。明天倒是去最好的裁縫店，做兩套一等的材料初夏裝。」這天兩個男友帶來的，其實是認識的頭等舞女，不過是專出來交際闊男人的青春小姐，和台北的酒女完全相同罷了。

散後他二人單獨返九龍，她要求跳舞，便陪她上了喜來登夜總會，這裏有一半是西洋日本遊客。這種純歐洲式的夜總會，氣派與禮貌，對於初到香港的日本女人，是一種極大的快樂，好奇，不同的男女侍者的禮貌，和高貴的氣氛。當夜是歐洲和南北來的男女歌星唱歌，和一個有如影像輪廓奇美的南非聯邦來的苗條絕美的黑女歌星——「墨玉玫瑰」表演個人「性之飢渴」的現代舞蹈。

舞池不大，而氣氛絕佳，田邊雖用了買的香精，總覺聞到全場香氣更美更好。

「玩得太舒服了！」兩人滿過彌敦道後，快到梅踏門口時，壽田見不遠有菜檔，叫她先上去，自去買生菜。

田邊剛到酒店門口時，一輛的士正下來一個西裝男子，旁有兩隻大提箱，僕歐出來提行李，正好田邊入玻璃門。一回頭看到那客人的面貌，嚇一大跳，簡直不相信了——他是「江湖奇」，橫濱逃脫了的私集。

蘇秦

二九九：在一條船上

坐在輪船的餐位上，文霞吃火腿蛋三文治，喝咖啡。我却一杯咖啡在手。船，在維多利海峽航行着。望着她幽幽吃早餐的神態，我感慨，負疚之情油然而生——兩個與雅異夫婦梁國棟、伍惠玲，分別有過戀繞不清關係的初戀舊侶，到如今，却差不多有相同遭遇！兩人都在熱戀高潮裏悄悄退下。

現時，我們在一條船上。我是希冀回歸離島老家，在海灣的浪濤海風清洗下懷裏，在海灣的思緒冷靜清明，去應付今後的製片廠較吃重的工作。文霞呢？她是逃避馬波的約會，不想和他陷於不正常的愛情沼澤裏。她不受那人，她是利用他演

蜂蝶

二七：在一條船上

現時，我們在一條船上。我是希冀回歸離島老家，在海灣的浪濤海風清洗下懷裏，在海灣的思緒冷靜清明，去應付今後的製片廠較吃重的工作。文霞呢？她是逃避馬波的約會，不想和他陷於不正常的愛情沼澤裏。她不受那人，她是利用他演

蜂蝶

二六：伏在沙發上

葉眉兒站起來，脚步虛浮地向客廳走去。阿格伸手去扶她，她却搖搖手說：「不必扶我，我沒醉！」

阿格從廚房拿了生果盆出來，却見葉眉兒伏在沙發上，雙脚半跪着。

「喂——眉兒！你怎麼了？」阿格吃了一驚，連忙跑過去，把她扶上沙發。

葉眉兒似乎麼樣？」他關切地問。

「……」她半睜着混濁的雙眼，輕輕搖頭。「沒什麼

頭。」阿格說，「我看，還是給你一杯熱茶吧！」

她搖頭：「等一會兒吧！」

葉眉兒仍然躺在沙發上，半閉着眼睛，喘着氣，胸脯一起一伏着。

「覺得怎麼樣？」阿格又問。

「喉嚨胸口很燒，頭暈……」她低聲說。

蕭風

十八：逐個擊破

光照斗忙陪笑道：「對不起，咱們不知道！妹子，咱們就在院子中蹲一夜吧！」

那乞丐惡冷冷地道：「院子中也不是你們坐的！」

光照斗忍不住問道：「那是誰坐的？」

「這座廟咱們已包下，你要過夜便到廟外去吧！」

潘雪雁道：「大家同行，何必欺人太甚？」

那乞丐道：「我叫你們出去，就是給你們臉子……」

潘雪雁截口問道：「不給臉子，便要攆咱們走是不是？」

那乞丐臉色一變，正要發作，一個老丐乾咳一聲，道：「漢侄，你坐下！」他抬頭問道：「兩位是從那裏來的？」

光照斗見他們不是尋常乞丐，便道：「愚夫婦四處行乞，剛來此城！」

剛才那中年乞丐道：「二叔，這兩人分明不是咱們的人！」

光照斗問道：「你們是丐幫的人？」

老丐向其他乞丐打了一個眼色，那些乞丐立即將光照斗和潘雪雁圍在當中，光照斗冷笑一聲：「丐幫的弟子欺侮同行，傳出去不怕江湖上笑話？」原來丐幫近十年來，分成幾個派系，良莠不齊，很多弟子連幫主蓋蓋天也管不住，光照斗不知其底細，不敢暴露身份。

老丐冷冷地道：「你們兩位小臂雪白乾淨，就連要飯的碗也沒一口，還敢冒充同行？」他把驗一沉，道：「趕快招來，是誰派你們來的？」

潘雪雁與光照斗交換了一個眼色，心中都暗叫慚愧，道：「沒有人派咱們來，這地方又不是你們的，你們來得，咱們便來不得？」

老丐忽然自地上站了起來，潘雪雁被他嚇了一跳，因爲他身材極端高大，其他乞丐最高的也只及他下顎。「你不說，咱們只好相試了！」

光照斗見到他的身材，心頭一起，想起一個人來，忙道：「且慢！」

（四四九）